

從個人的研究 到大眾的推廣

以文化為人生 志業堪玩味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總以「博大精深」來形容，其實也是個大寶藏，當你因着好奇或興趣而接觸書本典籍，繼而鑽研愈挖愈深，把所吸收到的分享和推廣，隨時能讓你甘願投放時間和心血作為人生及事業的一部分，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CNC）總監趙廣超就是其中一位代表。在浩瀚的文化大海中，他如海綿般吸取精華，整理過後與他的團隊甚至本地創作人，以嶄新角度重新演繹，深入淺出地向大眾尤其是年青一代介紹傳統文化的精粹，於09年獲香港設計中心頒發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和文化特別獎，也受不同單位邀請合作，在創意領域上開拓廣闊的空間，這一切源於他的嘗試。「小時候我在錦田長大，我沒想過之後可以站在太和殿頂。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我覺得很有趣。」相信趙廣超對傳統文化的分享，能給你對創意及文化有更大的想像。



趙廣超利用設計推廣傳統的建築和藝術文化。

曾經留學法國主修造型藝術，從事東西藝術文化研究的趙廣超曾任本地多間大學設計課程的導師，自2001年成立CNC起，以傳統中國文化各個面向入手，策劃出版書籍、動畫和展覽，如《筆記清明上河圖》、《大紫禁城》、《我的家在紫禁城》、《國畫第一步》，當中憑《大紫禁城》計劃在2009年奪得由香港設計中心頒發的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和文化特別獎兩個項目，憑實力贏得獎項，作品的價值無疑得到外界以至設計界專業人士的認同，累積所得的名氣，更為他帶來新的機遇，如他將與中央電視台第9台合作，提出對故宮的看法並為介紹故宮的內容上提出建議，讓大眾容易明白這建築瑰寶；以及為發展局構思介紹香港，展現香港的特質。趙廣超的經歷，正好體現出「嘗試尚有一絲希望，不嘗試則機會是零」的道理。

深入淺出講解內容

要把龐大複雜的內容——像偌大的紫禁城藏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簡單而生動地講解給大眾，絕非易事，趙廣超坦言自己說話「一嚕嚕」，還是書寫能夠較有條理地寫出來，而他憶述起初進行《大紫禁城》計劃到北京故宮時，只是像遊客般看，加上後來的研究，才出書作介紹。「自己在《大紫禁城》的處理，不像以往處理design project那樣，預計成效然後依照效果作出行動。畢竟中國文化連繫性強，如紫禁城，每個結構部分有線索，要解構很難，對我來說很有趣的地方，而且也有不少已整理的資料，但為甚麼大家覺得它悶？」

因此，他嘗試把內容淨化，盡量演繹得簡單。「說實話，我整理好的資料，

也會擔心別人不明白，就像當年我留學時向法國同學和教授講解我們的想法，我覺得他們只是裝著明白，未必真切理解。以往的教學經驗，迫使自己要從對方的立場來思考，如果我是他，我這樣想的原因會是甚麼。這些經驗成為我寶貴的參考。我的夢想是希望不同背景的人都明白。而設計在這裡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他補充，每一次設計都具實驗性，不能每次都預示設計能夠解答所有難題。「如《我的家在紫禁城》完成展示後，便做外展計劃，找了一些年青人到小學做話劇，把文字上的內容轉化成簡單的概念，創造圖像要有吸引力，既有遊戲性，又不會使小朋友過份沉迷，要做真的不易。」雖說設計有助表達內容，不過趙廣超認為設計只是一種表達方法，不應忽略了所展示的內容。「內涵很重要，就創作而言，如出版一本書，重要的是作者和內容，可以沒有出版、發行，甚至設計，它們只是成就作者出版一本書，在這情況下，設計不能完全代替內容。」

趙廣超又指設計是根據文化養分來發展，他認為最難做的不是transfer visual elements into design（將視覺元素轉為設計），而是transfer culture into design（將文化轉為設計），他在《我的家在紫禁

城》系列下足功夫，以小朋友為對象，而有趣的角度配合圖文設計來表達，生動兼富趣味，難怪在09年獲得評委的認同，頒發亞洲最具影響力文化特別獎予CNC。對他而言，香港在把文化轉為設計上無疑是落後。「如《魔戒》具設計性操作，加上美學元素，但首先它要講的是一個cultural context（文化語境），若本身沒有文化核心元素，是無法昇華成一個消費上的意識形態。又如迪士尼的電影，背後是在賣一個ideology。令你看到一本它們售賣的記事簿時會去買，有著連漪效應，能夠觸動你。設計理念的最深元素，在內地和香港也是，我們設計很少注重，沒有投放effort，我們就是輸在這裡。」他認為單項暢銷的產品，只是興起一時，要長時期有影響力，就得有「文化底蘊」作支撐，以文化作為設計核心。

中西文化不同特質

趙廣超投身推廣傳統文化的行列



《大紫禁城》



除了舉辦展覽，CNC還推行外展計劃到小學講解。



舉行展覽時有導賞員講解內容。



以兒童為對象的叢書系列，從另類角度講解傳統文化。



與謝立文、麥家碧合作的叢書系列。

「2011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作品全球徵集

為表揚對亞洲具影響力的出色設計，香港設計中心的「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現已正式在全球展開作品徵集。此項由創意香港支持的大獎，旨在向提升亞洲人生活質素和活力的作品予以肯定和認同。香港設計中心每年會根據設計之整體卓越表現、亞洲風格與商業及社會成就三個主要指標評分，於服飾設計、傳訊設計、產品及工業設計與環境設計等四大領域的18個設計組別中，頒發金、銀、銅獎及優秀設計獎，以表彰優秀水平的設計。

香港設計中心亦會從來自世界各地的業界提名中，挑選並頒發10名「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以特別表揚對亞洲區有深遠影響的創作及設計師。徵集截止日期為7月15日。詳情可瀏覽：www.dfaaward.com

承先啟後 香港水墨藝術

基於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水墨藝術在此地落地生根、成長，發展出不一樣的文化景象，開出美麗的花朵。作為一個藝術滋生地，香港背靠祖國，吸收內地文化，負上承傳責任。同時，融合了中西文化，取其所长，重視傳統之餘亦求創新，再結合本地人文精神，發展出今時今日的水墨文化藝術。香港藝術館由即日起至8月28日舉行「水墨對水墨」展覽，把過去60多年香港獨特的水墨藝術文化呈現大家眼前。

去年熱烘烘的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辦，香港藝術館正好適逢其會，分別與上海美術館和上海當代美術館聯合舉辦了「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展覽，另有「藝術對藝術」展覽，香港藝術館把兩項展覽作為香港呈獻給世博的文化項目。為了延續世博的成果，兩個展覽一併移師至香港藝術館展出，讓大眾享受本地藝術家的精心傑作。

在上世紀50年代前，香港水墨藝術仍帶有濃厚的廣東文化風格，不過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大量國內居民移居香港，包括知識分子及藝術家，使南北文化可以在香港這片土地融合，建立香港水墨藝術的基礎。「水墨對水墨」展覽以60、70年代多位大師為起點，畫家呂壽琨啟動了「新水墨運動」，而劉國松倡導了「當代水墨」，成為了新水墨的先鋒。

如何界定水墨藝術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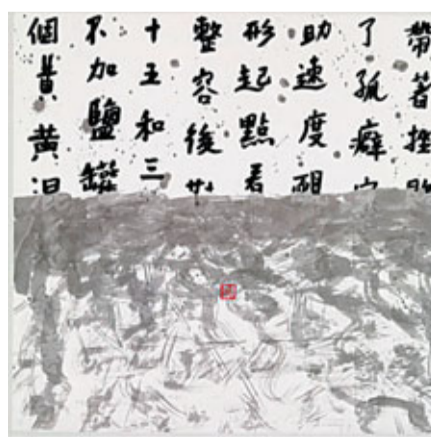
港的水墨藝術發展至今，不斷打破傳統，不論是題材、筆法、顏料等都突破框框，有別於從前水墨畫的規限，例如必須選用吸水性強的紙、講究滲透效果等。在「新曙光」展覽廳中，眼所見的不是傳統水墨畫的山水風景，而是頭骨、牛頭馬臉、宇宙、青蛙等等，而且色彩不止於黑白，讓水墨畫大放異彩，加入了不少新元素。當中也有蛙王郭孟浩在1989年的作品，把青蛙與水墨二合為一，讓青蛙游走水墨之中。呂壽琨也把莊子夢蝶的概念以水墨表現出來。

開拓水墨新景象

經過了60、70年代新水墨的發展歷程，80、90年代的藝術家積極作多方面的探索，尋找水墨藝術的可能性。香港水墨在80年代發展至今，水墨藝術家已經發展出自己的領域，不會受任何一個流派左右，也不執著於結合中西老調子，而且更進一步混合不同媒體。在「無限」展覽廳中，水墨與



丁衍庸《牛頭馬臉》1970



馮明秋《區域風景字》2005

不同物料結合，創造出非水非墨的新景象，數碼水墨、文字水墨、虛擬水墨和水墨行為都是香港水墨新時空的元素，呈現出水墨藝術的無限可能。藝術家甘志強就用了油性顏料、亞加力膠片及金屬鈎製作藝術作品《盆景》，透過半透的膠片，製造出水墨滲透效果。吳觀麟用亞加力膠片及木，製作出一組兩件的作品《雲誌》，再現變化萬千的雲海。

所謂書畫同源，當水墨畫不斷突破的同時，書法藝術也進入了革新的時代，書畫結緣，從文字結構、章法、筆觸、墨色、佈局、字意畫意的融匯加入了水墨畫的元素，書中有畫，畫中有書。靳埭強的作品



甘志強《盆景(二)》2009

《本無法》，就把字融入畫中，遠看是一幅書法，仔細一看，每筆每勒中也有山、水、人的圖畫。馮明秋的作品《區域風景字》，上半部是四平八穩的書法，下半部是溶化的書法字，別具創意。香港水墨藝術發展千變萬化，但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當踏入「水墨對水墨」展覽廳，你得放慢腳步，放鬆心情，慢慢欣賞，你就會感受到各種展品所呈現出來的寧靜。雖然眼前的展品都融合新元素，不變的依然是水墨畫那份滲透出來的寧靜，讓人釋懷。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余秋婷

展覽詳情：
展期：即日起至8月28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展覽廳（一）